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
幼稚病》第二、四、五章
内容提要 and 解说**

中共郴州地委宣传部翻印

一九七八年九月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第二、四、五章内容提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宁的重要著作之一。1920年4—5月间写成。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分发给全体代表。

当时的历史情况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给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指出了前途，树立了榜样。布尔什维克党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党的建设方面有了丰富的经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经历了两年半的严峻考验，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方面也有了宝贵的经验，这就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指导和推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极为重要。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削弱了资本主义力量，反动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和破坏，促进了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的觉醒。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列宁的号召下，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原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左派力量迅速成长，分化出来，建立了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小组，到1920年5月，已有十六个国家建立了共产党。革命形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三、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两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和“左”

倾（即“左派”幼稚病）。前者是当时的主要敌人。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从右的方面干扰革命运动，破坏党。列宁号召要同他们斗争到底，否则革命不可能胜利。后者是工人运动内部和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狂热倾向，也叫“左”倾思潮或“左派”幼稚病，有些象无政府主义，是从“左”的方面进行干扰和破坏。犯“左”倾错误的大多数是缺乏必要的理论修养和政治锻炼的年轻幼稚的共产党人。他们痛恨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头子，但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和他们作斗争，不懂得正确的战略策略。对“左派”幼稚病者的错误倾向不及时纠正，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

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武装各国共产党人，纠正当时工人运动内部和党内出现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写了这部光辉著作。这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需要。

列宁在这本书中总结了俄国三次革命和苏维埃国家成立初期的经验，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建设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建设的理论，科学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这是本书的基本思想。列宁在这书中还痛斥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的叛卖行为，但着重批判了一些国家共产党内的“左”倾思潮。

列宁的这一部著作，当时对于加强欧美各国党的建设和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书很快传播到全世界，成为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对于几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促进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

这部著作共分十章，外加五节增补。第二、四、五章是本书的重点章节。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这一章的重点是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制和纪律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组织纪律是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同时还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维持、检验和加强纪律的条件以及在艰难条件下所以能制定和实行纪律的原因。

全章九段，有三个要点：

（一）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制和纪律的极端重要性。（1—3段）

列宁首先用每个人都已看到的事实，说明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保持两年半，其重要原因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忠心拥护。如果没有这两条，“那末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接着列宁又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状况和特点，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强调了党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它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由此可见，党的集中制和纪律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列宁在这里把党的集中制和纪律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战胜资产阶级紧密

联系起来，从而更深刻地论证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组织纪律性的重大意义。

（二）提出了维持、检验和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三个条件。（5—6段）

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检验和加强的呢？列宁指出有三个条件，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党的政治领导的正确。这三条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特征，它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组织原则是根本对立的。第一条，讲党的纪律的思想基础，说明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是建立在广大党员自觉性和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这个基础上的，它不同于机会主义的奴隶式的盲目服从。党员的觉悟越高，组织纪律性越强，党性与组织纪律性是一致的。第二条，讲党的纪律与群众路线的关系。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和实行纪律，一定要从维护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党的利益与群众利益是一致的。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维护和加强党的纪律就有了可靠的群众基础。就党员个人的组织纪律性来说，除本人自觉外，还需要群众的监督和帮助。所以，经常保持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是维护和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保证。第三条，讲党的纪律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才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才能制定正确的纪律。正确的政治路线、战略策略，是维持、检验和加强党的纪律的根本条件。总之，这三条缺一不可，第三条尤为重要。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变成空谈，变成废话，变成装模作样。”

（三）分析了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制定和顺利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的原因。（7—9段）

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制定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布尔什维克从它1903年建党时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列宁在这里描写了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他们曾在几十个年头内，历经艰难困苦，“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正因为有了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作指南，才使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三个条件容易形成。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经历了十五年的历史实践，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这些实践经验相结合，不仅使无产阶级政党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最终形成，而且在异常艰苦的环境里能够顺利的贯彻和实行。

四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这一章，主要围绕党的战略策略问题，论述了布尔什维克党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着重论述了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斗争的问题，指出了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特点和社会根源，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本质区别以及党的战略策略原则。

全章十七段，有四个要点：

(一) 布尔什维克首先而且主要是在反对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第1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自然就是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敌人。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这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仍然是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布尔什维克过去和现在都把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上。

(二) 布尔什维克也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2—3段)

列宁说：“讲到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个敌人，情形就不同了。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关于这一点，国外知道得还很不够。”因此，列宁重点讲了反对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斗争，指出了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特点、社会根源以及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关系。

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有些象无政府主义。这种革命性的特征是：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忽“左”忽右，好走极端。产生这种特征的社会根源是与小私有者的政治经济地位分不开的。小私有者，“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急剧地、迅速地恶化，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而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在革命高潮时容易表现为革命狂热，在革命低潮时又很快产生悲观失望，甚至还会“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

髦’思潮”。这说明“左”和右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的。

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工人运动中某些具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人，由于对机会主义者叛卖行径的愤怒而又不能从理论上正确加以批判，容易产生“左”的思潮，刮无政府主义妖风，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列宁指出：“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但是，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左”倾和右倾，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都是阶级斗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反映。所以当机会主义泛滥的时候，无政府主义也往往会冒出来，出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情况。机会主义从右的方面危害革命，无政府主义从“左”的方面危害革命，“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这个特点，就会自觉地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右时要防“左”，反“左”时要防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正确路线的贯彻，保证革命的胜利。

（三）通过概述布尔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的分歧和斗争，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本质区别。（4—5段）

布尔什维克一贯坚持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进行斗争。首先，“同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最厉害的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在下列三个主要之点上作了斗争。”第一、这个党在理论上是民粹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大杂烩，它否认马克思主义，相信历史唯心主义，因而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不能对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严格的客观估计。第二、这个党在策略手段上主张搞个人恐怖和暗杀手段，还标榜这是

“它的独特的‘革命性’和‘左的精神’”。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和革命暴力，与“社会革命党”的个人恐怖和暗杀手段是根本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主张搞个人暗杀，因为这种手段是个人冒险，脱离群众，也丝毫不能触动反动政权。第三、这个党在纲领上混乱不堪，虽以“左的精神”自鸣得意，嘲笑德国社会民主党犯了“比较轻微的机会主义”，但它忽“左”忽右，此“左”彼右，从极“左”到极右，实质是右。尤其在土地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完全与修正主义同流合污，成了“极端机会主义者”，即极右派。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在理论、策略、纲领上都是根本对立的，这说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是有本质区别的。

（四）通过详述布尔什维克反对党内两次“左”倾的斗争，阐明了党的战略策略原则，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区别。（6—17段）

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反对党内“左”倾的斗争有两次规模特别大：一次是1908年在是否参加反动议会问题上同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左派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一次是1918年在是否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同布哈林等人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斗争。

列宁在论述1908年同“左派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时，阐明了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配合起来的两手策略。因此，在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时，就必须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其它合法组织，以便争取群众，积聚力量，巩固组织，保住核心。可是“左派布尔什维克”反对列宁的

革命策略，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其它合法组织。列宁同他们进行了坚决地斗争。列宁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说：“假使布尔什维克当时不在最激烈的斗争中坚持一定要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配合起来，坚持一定要参加反动的议会以及其他一些受反动法律限制的组织（如保险基金会等），那末他们就决不能在1908—1914年间，保住（更不用说巩固、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核心。”（7—8段）

列宁讲到1918年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时，论述了关于妥协的策略原则。列宁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必须承认妥协，而“左派”却反对任何妥协。列宁批评“这简直是难于当真看待的孩子气”。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不是笔直的，它要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有时还要迂回前进，妥协就是迂回前进的一种策略手段。列宁指出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妥协；一种是修正主义的妥协。马克思主义的妥协是以不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这种妥协是暂时的、局部的、有条件的，其目的是为了利用敌人的矛盾，减少强敌对革命所加的祸害，争取同盟者，反对主要敌人，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修正主义的妥协，就是只顾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只顾少数工人贵族的利益，牺牲整个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种妥协，实质就是投降叛卖。

列宁论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之后，还愤怒地痛斥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诬蔑，并揭露“他们同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自始至终在于使自己变成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者。”（9—17段）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这一章，通过批判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党和领袖伟大作用的错误观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相互关系的学说，强调了党和领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作用。

全章二十一段，可分为三个部分：

（一）列宁摘引和批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党和阶级、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这是多么陈腐的废话、多么“左的”孩子气，“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的症候。”（1—13段）

（二）列宁在批判“左派”错误的过程中，精辟地论述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相互关系的学说，具体分析了“左派”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和实质，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的纪律的重要。（14—19段）这部分是本章的重点，可从以下三点来把握：

1、列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精辟地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相互关系学说最全面的论述，但这里着重强调了党和领袖的领导作用。（14—15段）

2、具体分析了“左派”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的原因和实质。（15—18段）

列宁认为“左派”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是：一方面由于革命形势急剧变化，党的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交替出现，党就采取“非民主的”方法推选领袖，而“左派”却过分习惯于合法状态下党内民主选举的通常工作方式，于是在新形势和工作方式面前，张惶失措，臆想出了这些荒谬绝伦的东西。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具有很快转为醉心于接受资产阶级“时髦”思潮的特性，而当时把领袖与群众对立起来正是资产阶级常用的“时髦”字眼，“左派”不加思索，鹦鹉学舌，所以列宁批评“这些人时常听到并且切实学会了怎样攻击‘领袖’，怎样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16段）列宁还分析了第一次大战前后的历史背景，指出当时第二国际内到处出现叛徒领袖，严重脱离群众，布尔什维克对这些叛徒领袖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斗争。可是，“左派”不加阶级的、具体的分析，走向否认一切领袖的极端，“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

列宁还尖锐地批判了“左派”中某些抱有政治野心的人，企图“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这就深刻地指出了他们否认党和“打倒领袖”的反动实质。（18段）

3、通过分析俄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情况，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的纪律的重要。（第19段）

列宁首先分析了“左派”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的严重危害，指出“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如果纵容“左派”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统一的行为，那就必然使革命遭到失败。接着，列宁从正面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党的领导问题，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处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阶级还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因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了更深刻地阐明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的纪律的重要，列宁着重分析了改造小生产的问题。列宁说：“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时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就是说，必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做到。列宁还分析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的包围、浸染和腐蚀以及与资本主义复辟的联系。特别指出“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这说明无产阶级政党改造小生产对于防腐防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改造教育好小资产阶级，防止它的腐蚀和影响，以避免复辟的恶果，就必须首先把党建设好，必须在党内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正因为这样，所以列宁讲“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级。”

（三）列宁根据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经验，认为“左派共产党人”由于不懂得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幼稚病”，这“是毫不足怪的，既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列宁强调要特别警惕奸细混入党内，因为奸细与反动派暗中勾结，瓦解破坏党，陷害同志，使不少优秀党员牺牲，他们是极其阴险凶恶的敌人。列宁告诫各国共产党人：“资产阶级无疑地正在派遣而且将来还会派遣奸细到共产党里来”，指出防范这种危险的重要手段，就是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把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20—21段）

*

*

*

以上三章，列宁强调了党的领导的重要。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战胜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就必须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要有高度的集中和严格的纪律。特别重要的是要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的领袖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工作，实现领导，这是胜利的根本保证。

党是在两条战线斗争中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政党既要有革命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有策略的灵活性，既要反对机会主义，又要反对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经验证明：在工人运动内部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机会主义的头子往往利用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利用“左派”幼稚病者的“左”倾情绪，

来掩盖他们的极右面目，以欺骗群众，达到破坏党破坏革命的反革命目的。无产阶级政党要特别注意克服自己队伍中“左派”幼稚病，善于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来。无产阶级政党要教育党员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增强党性。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写作的历史背景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是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写成，一九二〇年六月出版的。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固有的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革命作为直接实践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俄国无产阶级首先突破了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显露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曙光”（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德国、匈牙利等各国人民都纷纷起义。但由于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和这些国家刚刚建立起来的共产党缺乏斗争经验，使这些革命都先后遭到了失败。

在德、匈等国革命由高潮转入暂时低潮的形势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两条路线斗争更加激烈、尖锐。当时第三国际面临着两方面的破坏和干扰：

一方面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敌人”（第十三页，凡引自本书的语录，均只注明页数）。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国际成立后，由于它的威望的

迅速提高，遭到彻底破产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们，纷纷退出黄色国际申请加入第三国际，以便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来继续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而对这一点，许多新成立的共产党的领导人，缺乏应有的警惕，认识不到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当时的主要危险。

另一方面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也还存在着一种“左”倾思潮。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这一主要敌人的同时，在德国、英国、意大利、瑞士、美国等相继出现了一批所谓共产主义“左派”。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属于要求革命而又缺乏锻炼的年轻共产党人，由于他们没有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左”的倾向。譬如：①为了反对“议会迷”，他们完全否认参加议会斗争的必要，要做“抵制派”；②为了反对黄色工会，他们主张退出旧工会，拒绝在工会群众中工作；③为了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袖的妥协叛卖，他们反对共产党人实行任何妥协；④为了反对第二国际领袖们的官僚政客作风和家长统治，他们混淆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关系，提出要“打倒领袖”，反对组织纪律，甚至要取消党。列宁把他们这种错误称为“左派”幼稚病。当时这种“左派”幼稚病还只是刚刚产生的一种思潮，在党内还没有占统治地位，因而它较之右倾机会主义来说危险要小得多。但是，如果不用最大的努力来医治，这种错误倾向也将会严重影响革命的发展。当时面临着一种不克服“左”的错误就不能彻底粉碎右倾机会主义的新形势。所以列宁在用主要精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也坚决地批